



大
種
樹
記

南
洲
手
抄
言
志
錄
全



秋月種樹偶評
吉田晚稼書

南洲手抄言志錄

研學會藏版



秋月種樹偶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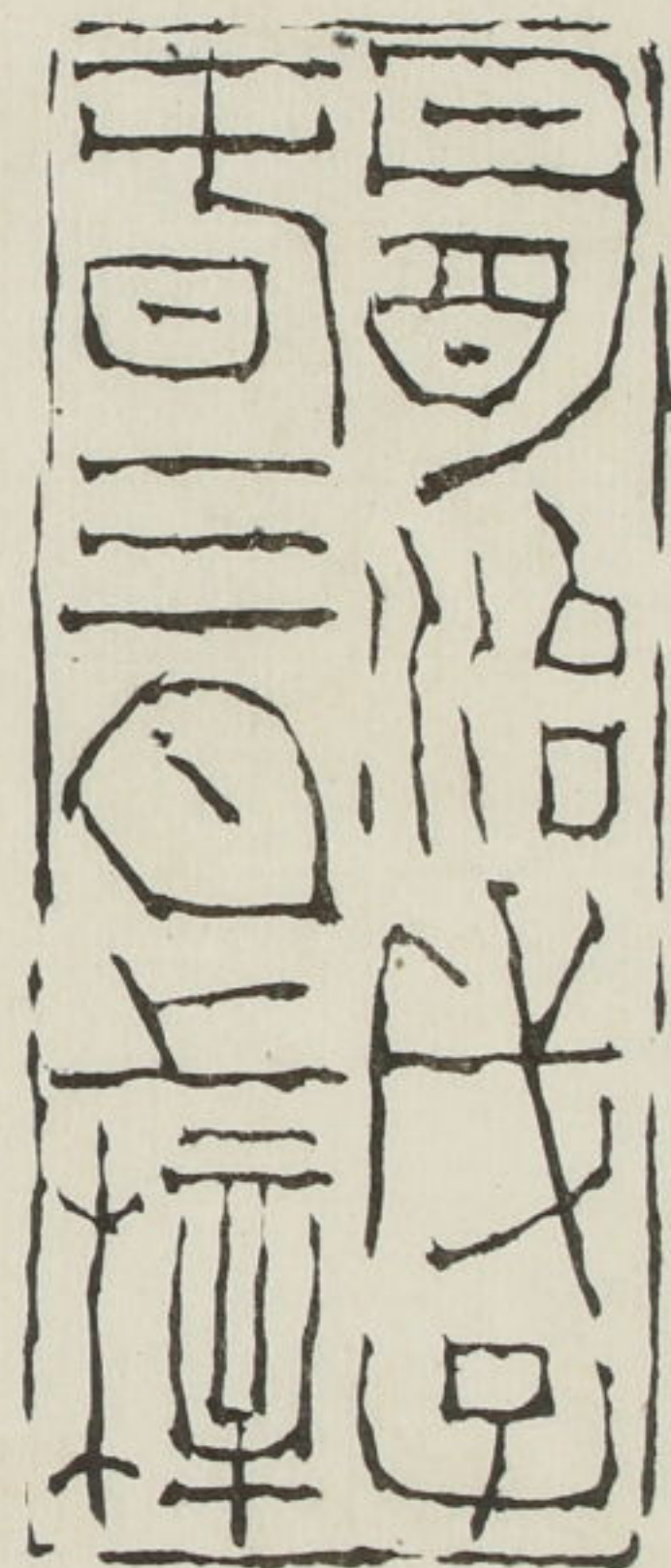
南洲手抄言志錄



歲
慨

白州公題字

山縣公題字



係

之

矣

明治廿年六月

有雨魁



小夜風聲
共見拂衣
如如
一一

笑國如公國其可也
受城名望笑擲此孩族
以付為夫子既皆皆波如
許能察海首唯多轉響在

少教存名已

右海月海為北以

少教人



叙言



佐藤坦言志錄一今三十四
條行于世南洲西鄉菊子抄
其一百餘條藏于家余嘗游鹿
兒嶋觀之蓋南洲菊之學術基
於餘姚之學術據佛理

故南洲翁之一生操行以清
虛爽慤為主本及得此書
而始信焉余一日出此書評
之友人勸刻之且曰願南洲
翁之卓識維持風教乃許之
非敢傳評語也

種樹



南洲手抄言志錄

秋月種樹偶評

吉田晚稼書

勿認游惰以為寬裕。勿認嚴刻以為直諒。勿認私欲
以為志願。
毀譽得喪。真是人生之雲霧。使人昏迷。一掃此雲霧。
則天青日白。

德川慶喜公為勤王之臣。為幕吏所要。為朝敵猶

南洲為勤王之臣。不克終也。公宥罪敘位。南洲永蒙反賊之名。悲夫。

唐虞之治。只是情一字。極而言之。萬物一體。不外於情之推。

南洲帥官軍。發京師。有婢惜別。至伏水。兵士環視之。南洲自輿中招之。拊其背曰。好在。出金於懷中。與之。旁若無人。兵士太服。其不匿情。幕府築砲臺於神奈川。不許外人來觀。木戶公雜役徒。自荷畚

觀之。有茶店老嫗。知公非常人。善遇之。及公得志。厚報之。皆情之推也。

凡作事。須要有衷天之心。不要有示人之念。

憤一字。是進學機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方是憤。

著眼高。則見理不岐。

三條公與西三條東久世諸公。走長門。謂之七卿。脫走幕府。竄之于宰府。既而憂七卿慕勤王之士。欲亂國家。有幽浪華之議。南洲等力拒之。事終熄。

南洲語人曰。七卿中。侗日任關白者。必三條公也。果然。

性同而質異。質異。教之所由設也。性同。教之所由立也。

喪己。斯喪人。喪人。斯喪物。

士貴獨立自信矣。依軼附炎之念。不可起。

慶應三年九月。山内容堂公。以寺邨左膳。後藤象次郎爲使。呈書於幕府曰。中古以還。政刑出於武

門。及洋人來航。物議紛々。東攻西擊。內訌嘗無戢時。終至招外國之輕侮。此政令出于二途。異天下耳目之所屬故也。今也時勢一變。不可墨守舊規。宜還政權於王室。以建萬國竝立之基礎。是則當今之急務。而容堂之至願也。幕下之賢。必有察之。他日幕府之還政權。其事實本于公之呈書也。當時幕府雖旣衰。威權未墜地。公抗論不忌。可謂有獨立之見矣。

有本然之真己。有軀殼之假己。須要自認得。

南洲病胃。英醫偉利斯診之。勸勞動。南洲自是游獵於山野。人或無病。牽犬逐兔。自謂學南洲疎矣。雲煙聚於不得已。風雨洩於不得已。雷霆震於不得已。斯可以觀至誠之作用。

動於不得已之勢。則動而不括。履於不可枉之途。則履而不危。

官軍伐江戶。關西諸侯出兵從之。先是尾藩有欲

援宗家者。私通敵。息於江戶。尾公患之。與田中不二磨。丹羽淳太郎等議。下大義滅親之令。實出于不得已之舉。一藩之方向以定矣。

聖人如強健無病人。賢人如攝生慎病人。常人如虛羸多病人。

急迫敗事。寧耐成事。

大阪城陷。德川慶喜公乘火船歸江戶。召諸侯告俟罪之狀。余時在江戶。特召別廳告曰。事至于此。

無可言。聞汝將入京。請為吾致恭順之意。余發江戶。抵桑名。遇柳原前光公督軍而至。余為告之。及至京師。見松平春嶽公。又告之。慶喜公在江戶城。衆皆逼之。請以死守城。公不聽。赴水戶。近臣二三十名從焉。衆無奉以為主。或散之四方。或據上野。若使公無耐忍之力。共怒而舉事。則府下悉為焦土。假令遷都。其極盛大。如今日。實難矣。然則公忍于常人之所不能忍。其功亦多矣。舊藩士日高誠

實時有句云。功烈尤多前內府。至尊直在鶴城中。聖人安死。賢人分死。常人恐死。

賢者臨歿。見理當然。以為分。恥畏死。而希安死。故神氣不亂。又有遺訓。足以聳聽。而其不及聖人。亦在於此。聖人平生言動。無一非訓。而臨歿。未必為遺訓。視死生。真如晝夜。無所著念。

十年之役。私學校徒。掠彈藥製造所。南洲時逐兔於大隅山中。聞之。猝變色。曰。誤矣。爾後轉戰肥後。

日向神色夷然。

堯舜文王其所遺典謨訓誥皆可以為萬世法何遺命如之至於成王顧命曾子善言賢人分上自當如此已因疑孔子泰山之歌後人假托為之檀弓叵信多此類欲尊聖人而却為之累。

一部歷史皆傳形迹而情實或不傳讀史者須要就形迹以討出情實。

博聞強記聰明橫也精義入神聰明豎也。

生物皆畏死。人其靈也。當從畏死之中揀出不畏死之理。吾思我身天物也。死生之權在天。當順受之。我之生也。自然而生。生時未嘗知喜矣。則我之死也。應亦自然而死。死時未嘗知悲也。天生之而天死之。一聽于天而已。吾何畏焉。吾性即天也。軀殼則藏天之室也。精氣之為物也。天寓於此室。遊魂之為變也。天離於此室。死之後即生之前。生之前即死之後。而吾性之所以為性者。恒在於死生之外。吾何畏焉。夫晝

夜一理。幽明一理。原始反終。知死生之理。何其易簡而明白也。吾人當以此理自省焉。

畏死者。生後之情也。有軀殼而後有是情。不畏死者。生前之性也。離軀殼而始見是性。人須自得不畏死之理於畏死之中。庶乎復性焉。

幕府逮勤王之士。南洲及伊知地正治。海江田武治等。尤為其所指目。僧月照嘗啣近衛公密命。至水戶。幕吏索之亦急。南洲知其不免。相共奔鹿兒

島。一日南洲訪月照宅。此夜月色清輝。預具酒饌。泛舟於薩海。南洲及平野次郎與一僕從焉。月照立船頭。朗吟和歌。示南洲。南洲如有所首肯者。遂相擁投海。次郎等聞水聲起。倉皇拯之。月照既死。而南洲得蘓。南洲終身憾不與月照死云。

誘掖而導之。教之常也。警戒而喻之。教之時也。躬行以率之。教之本也。不言而化之。教之神也。抑而揚之。激而進之。教之權而變也。教亦多術矣。

間想客感。由於志之不立。一志既立。百邪退聽。譬之清泉湧出。旁水不得渾入。

政府欲復郡縣之治。水戶公南洲尤主張之。或見南洲說之。南洲曰諾。其人又說之。南洲曰吉之助之一諾。死以守之。不交他語。

心為靈。其條理動於情識。謂之欲。欲有公私。情識之通於條理為公。條理之滯於情識為私。自辨其通滯者。即便心之靈。

人一生所遭。有險阻。有坦夷。有安流。有驚瀾。是氣數自然。竟不能免。即易理也。人宜居而安。玩而樂焉。若趨避之。非達者之見。

或譏岩倉公佐幕。公薙髮。蟄居岩倉邨。大橋慎三。香川敬三。玉松操。北島秀朝等。知公之志。深相結納焉。南洲及大久保公。水戶公。後藤象次郎。阪本龍馬等。迎公於洛東。任朝政。公既在職。屢為刺客所狙擊。危難累至。而毫不趨避。

心之官則思。思字只是工夫字。思則愈精明。愈篤實。自其篤實。謂之行。自其精明。謂之知。知行歸於一思字。

處晦者能見顯。據顯者不見晦。

取信於人難也。人不信於口。而信於躬。不信於躬。而信於心。是以難。

南洲為守庭吏。島津齊彬公見其眼光炯炯射人。以為非凡人。拔擢用之。公嘗作書命南洲。致之水。

戶烈公初不加封緘。烈公答書亦然。

臨時之信。累功於平日。平日之信。收効於臨時。

南洲為官軍先鋒。抵品川。勝安房。大久保一翁。山岡鐵太郎見之。具陳慶喜侯罪狀。請弛討伐。安房素知南洲。說之甚力。乃傳令諸軍。止攻擊。

信孚於上下。天下無甚難處事。

意之誠否。須於夢寐中。更驗之。

南洲弱冠時。謁藤田東湖。東湖重瞳子。軀幹魁傑。

被黃麻外套。佩朱室長劍。邀南洲。南洲一見瞿然。乃入室內。屬一大白侑酒。南洲素不解飲。強盡之。忽酩酊。嘔吐汚席。東湖見南洲。朴率無飾。酷愛之。嘗曰。他日繼我志者。獨此少年子而已。南洲亦曰。天下真無可畏者。唯可畏者東湖一人而已。二子之言。夢寐相感者與。

不起妄念。是敬。妄念不起。是誠。

因民義以激之。因民欲以趨之。則民忘其生。而致其

死。是可以一戰。

兵數孰衆。器械孰精。糧食孰積。以之數者。較之。薩長之兵。固不及幕府也。然而伏水一戰。東兵披靡者何也。南洲及水戶公等之策。因民欲趨之也。是以有破竹之勢。

漸必成事。惠必懷人。如歷代姦雄。有竊其祕者。一時亦能遂志。可畏之至。

匿情似慎密。柔媚似恭順。剛愎似自信。故君子惡似

而非者。

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曾子孝子。其言如此。彼謂忠孝不兩全者。世俗之見也。

十年之難。賊精銳聚。熊水城下。而援軍未達。谷中將以死守之。不少動。賊勢遂屈。不能東其兵也。昔者加藤嘉明有言曰。斬將擐旗。氣盛者能之。而非真勇也。守孤城於無援。保孱主於眾睽。非律義者不能。故真勇必出於律義者。尾藤孝肇曰。律義蓋

謂直而有信。余謂守孤城於無援者。如谷中將而可矣。嗚呼。中將忠且勇。而孝在其中矣。

不可誣者。人情不可欺者。天理人皆知之。蓋知而未知。

榎本武揚等。五稜郭之兵已敗。以海律全書二卷贈我海軍云。是嘗學于荷蘭所獲。惜與身俱滅。武揚不可誣之情。達天聽。宥其死。寵用天理也。

知是行之主宰。乾道也。行是知之流行。坤道也。合以

成體軀則知行是二而一。一而二。

學貴自得。人徒以目讀有字之書。故局於字。不得通透。當以心讀無字之書。乃洞而有自得。

孟子以讀書為尚友。故讀經籍。即是聽嚴師父兄之訓也。讀史子。亦即與明君賢相。英雄豪傑。相周旋也。其可不清明其心。以對越之乎。

為學緊要在心一字。把心以治心。謂之聖學。為政著眼。在情一字。循情以治情。謂之王道。王道聖學非二。

治兵對抗。互有勝敗。兵士或為負傷者之狀。醫故診察之。兵士初惡為負傷者。一日

聖上親臨。撫負傷者。賜恩言。自此兵士願為負傷者。由是觀之。馭兵亦不外於情也。

發憤忘食。志氣如是。樂以忘憂。心體如是。不知老之將至。知命樂天如是。聖人與人不同。又與人不異。

講說聖賢而不能躬之。謂之口頭聖賢。吾聞之一。惕然論辨道學而不能體之。謂之紙上道學。吾聞之再。

惕然。

學。稽諸古訓。問質諸師友。人皆知之。學必學諸躬。問必問諸心。其有幾人耶。

以天而得者固。以人而得者脆。

君子自慊。小人自欺。君子自彊。小人自棄。上達下達。落在一自字。

人皆知問身之安否。而不知問心之安否。宜自問。能不欺閤室否。能不愧衾影否。能得安穩快樂否。時時

如是。心便不放。

某士面南洲求仕宦。南洲曰。汝求俸給幾許。某曰。可三十圓。南洲乃與三十圓。曰。與汝一月俸金。汝宜向汝心問。我才力如何。其人不復來。

無為而有為之謂誠。有為而無為之謂敬。

寬懷不忤俗情。和也。立脚不墜俗情。介也。

惻隱之心偏。民或有溺愛殞身者。羞惡之心偏。民或有自經溝瀆者。辭讓之心偏。民或有奔亡風狂者。是

非之心偏。民或有兄弟鬩牆。父子相訟者。凡情之偏。雖四端。遂陷不善。故學以致中和。歸於無過不及。謂之復性之學。

如江藤新平。前原一誠等。皆為維新之功臣。勤王無二官。至參議。極人臣之榮。然而前後皆為亂伏。誅。惜夫。豈有四端之偏者邪。

此學吾人一生負擔。當斃而後已。道固無窮。堯舜之上善無盡。孔子自志學。至七十。每十年。自覺其有所

進孜孜自彊。不知老之將至。假使其踰耄至期。則其神明不測。想當為何如哉。凡學孔子者。宜以孔子之志為志。

自彊不息。天道也。君子所以也。如虞舜孳孳為善。大禹思日孜孜。成湯苟日新。文王不遑暇。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皆是也。彼徒事靜艱。瞑坐而已。則與此學脈背馳。

自彊不息時候。心地光々明々。有何妄念游思。有何

嬰累聖想。

三條公在筑前。或人察其旅况無聊。進美女。公卻之。某氏開宴。設女樂。公拂然而去。

提一燈。行暗夜。勿憂暗夜。只賴一燈。

伏水開戰。砲聲聞大內。逾激逾近。岩倉公問南洲曰。勝敗何如。南洲答曰。西鄉隆盛在焉。勿憂。

倫理物理同一理也。我學倫理之學。宜近取諸身。即是物理。

濁水亦水也。一澄則為清水。客氣亦氣也。一轉則為正氣。逐客工夫。只是克己。只是復禮。

南洲壯時好角觝。每與壯士角。人苦之。其為守庭吏。庭中設土豚。不事掃除。既而慨然。以天下自任。屈節讀書。遂成復古之大業矣。

理本無形。無形則無名矣。形而後有名。既有名。則理謂之氣。無不可。故專指本體。則形後亦謂之理。專指運用。則形前亦謂之氣。竝無不可。如浩然之氣。專指

運用其實太極之呼吸。只是一誠。謂之氣原。即是理。物我一體。即是仁。我執公情。以行公事。天下無不服。治亂之機。在於公不公。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伊川又以公理釋仁字。餘姚亦更博愛為公愛。可并攷。余嘗記水戶公之言曰。會津藩士性直可用。非長人之所及也。夫會者長之敵也。而其言如此。可以知公之處。更皆公平也。

尊德性。是以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先立其大者。則其知也真。能迪其知。則其功也實。畢竟一條路往來耳。周子主靜。謂心守本體。圖說自註。無欲故靜。程伯子因此有天理人欲之說。叔子持敬工夫亦在此。朱陸以下。雖各有得力處。而畢竟不出此範圍。不意至明儒。朱陸分黨如敵讐。何以然邪。今之學者。宜以平心待之。取其得力處可也。

象山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謂男子擔當之志。如是。陳澔引此註射義。極是。

南洲嘗從東湖而學。當時所書。今猶存。民間曰。一寸英心敵萬夫。蓋以復古之業為擔當。維新征東之功實識於此矣。末路再成識。可悲夫。

講論語。是慈父教子意思。講孟子。是伯兄誨季意思。講大學。如網在綱。講中庸。如雲出岫。

易是性字註脚。詩是情字註脚。書是心字註脚。

獨得之見似私人。驚其驟至。平凡之議似公。世安其狃聞。凡聽人言。宜虛懷而邀之。勿苟安狃聞可也。

心理是豎工夫。博覽是橫工夫。豎工夫則深入自得。橫工夫則淺易汎濫。

讀經宜以我之心。讀經之心。以經之心。釋我之心。不然。徒爾講明訓詁而已。便是終身不曾讀。

引滿中度。發無空箭。人事宜如射然。

前人謂英氣害事。余則謂英氣不可無。但露圭角為不可。

刀槩之技。懷怯心者。衄。賴勇氣者。敗。必也。泯勇怯於

一靜忘勝負於一動。動之以天。廓然太公。靜之以地。物來順應。如是者勝矣。心學亦不外於此。

長兵敗於京師。水戶公寄岡部氏得免禍。後赴丹波。變姓名混博徒。交酒客。以窺時勢。南洲寓浪華某樓。幕吏搜索至樓下。南洲乃托觀劇。僦舟逃去。此皆泯勇怯忘勝負者也。

無我則不獲其身。即是義。無物則不見其人。即是勇。自反而縮者。無我也。雖千萬人吾往矣。無物也。

三軍不和。難以言戰。百官不和。難以言治。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唯和一字。一串治亂。

復古之業。成於薩長。合縱。先是土人阪本龍馬。患薩長之不和。抵薩邸。說大久保西鄉諸氏。又抵長邸。說水戶大邨諸氏。薩人黑田大山諸氏。至長。人水戶品川諸氏。往薩。而後和成。致維新之鴻業。凡事有真是非。有假是非。假是非。謂通俗之所可否。年少未學。而先了假是非。迨後欲得真是非。亦不易。

入。所謂先入為主不可如何耳。

果斷有自義來者。有自智來者。有自勇來者。有并義與智而來者。上也。徒勇而已者。殆矣。

關八州自古稱用武之地。興世王雖反逆。猶說將門據之。小田原之後。豐公謂德川公曰。東方有地曰江戶。可以開都府。一新之始。大久保公獻遷都之議曰。官軍雖已勝。東賊猶未滅。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先見之明。可謂智矣。

公私在吏。又在情。事公而情私者有之。事私而情公者有之。為政者宜權衡人情事理輕重處。以用其中於民。

南洲據城山。官軍植柵守之。山縣中將寄書南洲。極言兩軍殺傷之慘。南洲見其書曰。我不負山縣。斷然就死。中將視南洲之元曰。惜夫。失天下一勇將。流涕久之。噫。公私之情盡矣。

慎獨工夫。當如身在稠人廣坐中一般。應酬工夫。當

如閒居獨處時一般。

心要現在。事未來不可邀。事已往不可追。纔追纔邀。便是放心。

物集於其所好。人也。事赴於所不期。天也。

人貴厚重。不貴遲重。尚真率。不尚輕率。

南洲接人。不妄交語。人憚之。然及知其人。則傾心援之。非其人。則終身不言。

凡生物皆資於養。天生而地稂之。人則地氣之精英。

吾欲靜坐以養氣。動行以養體。氣體相資。以稂此生。所以從地而事天。

維新之業。雖由三藩兵力。抑稂之有素。曰名義也。曰名分也。或云維新之功。基於大日本史。及日本外史。亦不為無理也。

凡為學之初。必立欲為大人之志。然後書可讀也。不然。徒貪聞見而已。則或恐長傲飾非。所謂假寇兵。資盜糧也。可虞。

以真己克假己。天理也。以身我害心。我人欲也。無一息間斷。無一刻急忙。即是天地氣象。

水戶公每旦拜考妣水主。身雖居煩劇。不少怠。三十年間如一日。

有心於無心。工夫是也。無心於有心。本體是也。不知而知者。道心也。知而不知者。人心也。

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此程伯子之句也。青天白日常在於我。宜揭之坐右。以為警戒。

靈光充體時。細大事物。無遺落。無遲疑。

決死者。薩之所長也。說公義者。土之俗也。維新之初。有一公卿。往南洲之所。說復古之事。南洲曰。夫復古非易事也。且九重阻絕。不得妄通。藩人必也。有縉紳致死。則事或成矣。又往後藤。象次郎說之。象次郎曰。復古非難也。然非廢門地。罷門閥。舉賢無方。則不可。二人之本領自見矣。

人心之靈。如大陽然。但克伐怨欲。雲霧四塞。此靈烏

在故誠意工夫莫先於掃雲霧仰白日凡為學之要自此而起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胸次清快則人事百難亦不阻

人心之靈主於氣々體之充也凡為事以氣為先導則舉體無失措技能巧藝亦皆如是

靈光無障礙則氣乃流動不餒四體覺輕

英氣是天地精英之氣聖人蘊之於內不冒露諸外賢者則時々露之自餘豪傑之士全然露之若夫絕

無此氣者為鄙夫小人碌々不足算者爾

人須著忙裏占閒苦中存樂工夫

南洲居岩崎谷洞中砲丸如雨不能出洞口有詩云百戰無功半歲間首邱幸得返家山笑儂向死如仙客盡日洞中棋響聞所謂忙中占閒者然亦可以知其無戰志矣余有句云可見南洲無戰志砲丸雨裡閒牽犬是實錄也

凡區處人事當先慮其結局而後下手無楫之舟勿

行無的之箭勿發。

朝而不食則晝而饑。少而不學則壯而惑。饑者猶可忍。惑者不可奈何。

今日之貧賤不能素行。乃他日之富貴必驕泰。今日之富貴不能素行。乃他日之患難必狼狽。

南洲雖居顯職。負勳功。身極質素。朝廷所賜賞典二千石。悉充私學校費。有貧困者。傾囊賑之。其自視歛然。如微賤之時。

雅事多是虛。勿謂之雅而耽之。俗事却是實。勿謂之俗而忽之。

歷代帝王除唐虞外。無真禪讓。商周已下。秦漢至於今。凡二十二史。皆以武開國。以文治之。因知武猶質。文則其毛彩。虎豹犬羊之所以分也。今之文士。其可忘武事乎。

遠方試步者。往々舍正路趨捷徑。或繆入林莽。可嗤也。人事多類此。特記之。

智仁勇。人皆謂大德難企。然凡為邑宰者。固為親民之職。其察奸匿。矜孤寡。折強梗。即更三德實吏。宜能就實迹以試之。可也。

身有老少。而心無老少。氣有老少。而理無老少。須能執無老少之心。以體無老少之理。

幕府欲禍南洲。藩侯患之。竄南洲於大島。南洲貶竄。前後數年。而身益壯。氣益旺。讀書自是大進云。

南洲手抄言志錄終

東京麴町區下番町

研學會出版

東京府華族

秋月種樹

宮崎縣日向國兒湯郡高鍋村寄留

京都府士族

塩澤梅

東京市麴町區下番町四十二番地



著作者

印刷兼發行者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明徳堂

南洲手抄言志錄

肆 書 捌 賣

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上田屋

全京橋尾張町

東海堂

全神田表神保町

東京堂

全神田表神保町

六石書房

昭和十八年一月十三日 大阪阪急古書展 於 柳 細川 間 益 堂
本書並 西御南洲先生遺訓ヲ求ム

松本親男氏同行

安井英三誌

